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好的。请允许我现在就将麦克风交给 BGRI 联合主席玛娜尔 (Manal) 和董事会成员马库斯·库墨 (Markus Kummer)。

马库斯·库墨： 谢谢，托马斯 (Thomas)。我是马库斯·库墨。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来此与大家再次碰面。GAC 建议的有效性是一个需要反复讨论的过程。但首先我想说的是，该工作组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提议在发布公告后进行电话会议讨论。我们在赫尔辛基会议中实施了此提案，我个人认为其在很大程度改善了讨论过程。

目前就我所知，此提案受到了诸多批评，并且我们上一次对于 GAC 建议的回应稍微晚了一些。我承诺会尽我所能确保这一情况不再发生。我希望在阿布扎比年度大会召开之前至少四周，我们就可以对约翰内斯堡会议中收集的提议给出回应。

接下来有请玛娜尔发言。

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 谢谢马库斯, 谢谢各位。此会议预计召开 30 分钟, 我们稍微有点落后进度, 因此我会试着保持高效。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其中快速介绍了背景信息，确保每个人有着相同的理解。在都柏林会议中，GAC 提出需要定期审核董事会是否充分考虑 GAC 建议以及具体实施的有效性。

GAC 秘书处 ACIG 准备了一份审核报告，其中表明，有时很难确切知道 ICANN 董事会是否接受 GAC 建议。即使有确凿证据表明建议已被接受，有时也很难弄清楚此建议的实施程度。最后的问题是，GAC 认为具体的实施工作是否充分符合其最初的意图。

因此，董事会将相关问题提交给 BGRI 工作组，由其进行报告分析。

现在请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其中列出了处理上述已确定问题的共识性举措。在此会议中，我们集中讨论前三项议题。这些议题包括 GAC 建议组成部分的定义，为阐明 GAC 建议而需要落实的诸多方面，以及马库斯前面提及的公报发布后董事会与 GAC 之间的意见交换。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再下一张。

其中设定了我们期望此会议取得的成果。我们需要通过如下内容：GAC 建议组成部分的说明，为阐明 GAC 建议而需要落实的诸多方面，以及作为标准运营流程的公报发布后的意见交换。最后，就我们需要开始从事的一系列活动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来看下一张幻灯片。需要提醒诸位的是，我们已就此议题讨论了一段时间，可能有一年多时间。在此期间，我们通过在线方式和本文档中所述的面对面会议收到了诸多意见，并借助 BGRI 电子邮件清单和 GAC 电子邮件清单分享了这些意见。我的意思是，最终的版本并没有展现出更多的意见。

目前，我们与诸位分享 GAC 建议组成部分的最终文本，我们需要采纳此文本并最终将其发布到 GAC 网站上。

那么，现在我会暂停一下，看看大家对此议题有何反馈或意见。

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玛娜尔。

对于以著名的压力测试 18 精神为主旨的新章程，我很难将其中的第二点视为一项建议。是否由 GAC 主席撰写信函？是否进行协商？协商的结果是什么？根据建议的定义，是否将此作为提交给董事会的建议？我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但需要作出澄清，因为我虽然不是 GAC 的主席，如何 [音频不清晰]，但我讨论的是未来将发生的情况。是否任何信函都可签字并视为 GAC 建议？GAC 成员的协商结果如何？是否没有协商？有何标准？

因此，在此阶段很难将其分类为建议。

谢谢大家。

马库斯·库墨：

感谢伊朗代表以及托马斯，各位现在可以发言。我了解这些信函…我的意思是，如果其中包含 GAC 建议，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会与 GAC 成员进行协商，之后再分享出来。我们通常是在闭会期间进行协商工作，就解释此问题而言，托马斯无疑更有发言权。谢谢大家。

施耐德主席：

谢谢玛娜尔。好的，GAC 建议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这实际上是 GAC 运营原则的一部分。其中一种形式就是 GAC 主席撰写的信函，其在信函中将相关内容声明为建议；当然，GAC 主席不应也无权在没有与 GAC 成员协商的前提下就发送信函，并将其中的内容称为建议。如果 GAC 主席这样做，我们正确运转的问责机制就会终止其主席资格。但是，这种错误的举动之前已经多次发生。我们并不只是在 ICANN 会议上提出建议。我们通常会临时采用信函的形式，并在其附件中放入建议内容。因此，这并不是新方式，我们就此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在每次运营原则改革期间均予以讨论，在之前跟进 ATRT 关于建议定义的审核结果期间也进行了讨论。没有什么新举措。这完全是我们的习惯性做法。谢谢大家。

马库斯·库墨： 还有其他反馈或意见吗？好的，有请中国代表。

中国代表： 谢谢玛娜尔。根据我的理解，此文档中有五个要点，即 GAC 建议的诸多形式。但我认为，还应提出第六点，即或许存在其他形式，并且 GAC 成员已就这些形式达成一致意见。就此第六点，我们可以不设任何限制，因为前五点可能涵盖了许多情况，但可能有其他许多情况，我们也希望针对其形成 GAC 建议。谢谢大家。

马库斯·库墨： 谢谢中国代表。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此列表包含诸多情况，但不仅限于这些情况。我的意思是，它可以包含其他情况。这并不是一份详尽的清单。那么，托马斯，你要发言吗？好的。中国代表，你仍然需要加入第六点吗？还是我们可以保持原样？

中国代表： 我目前可以接受文档中所声明的要点。谢谢。

马库斯·库墨： 好的，谢谢。伊朗代表请发言。然后是托马斯发言。谢谢。

伊朗代表： 谢谢玛娜尔。我仍然很难理解第二点，即 GAC 主席签字的信函即可视为或构成 GAC 建议。请大家仔细看一下标题。GAC 建议的组成部分有哪些？GAC 主席可发送任何信函，但我认为这些信函不一定是 GAC 建议。其中可能是 GAC 观点，而不是采用大写字母“A”的 GAC 建议。因此，我们应非常谨慎，不能一概而论。

马库斯·库墨： 谢谢卡沃斯。我想提出更具体的建议，但先有请托马斯发言，然后是阿根廷代表，接下来是…好的。接下来是马库斯。

托马斯·施耐德 (THOMAS SCHNEIDER)：谢谢玛娜尔。我认为重点是，玛娜尔前面已提及，或许应该以粗体或其他方式“清晰标记”短语中的建议。也就是说，采取何种形式标记建议。这是逻辑的基本立足点，文档可以此为基础采取各种形式提出建议，然后给出情况列表并表明未包括所有情况。这就是说，并非公报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建议，并非信函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建议，并非每个问题文件都是建议。这些只是清晰标记可传达建议的诸多形式。但是，逻辑本身不应具有两面性。否则，我们会认为公报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建议。因此，为避免误解，玛娜尔，或许你已经有了关于更清晰表达这一观点的具体想法。但是，逻辑本身非常明确。特别标记的内容均是建议。我们可通过多种方式传达这种建议。此处仅给出最常用的示例。谢谢大家。

马库斯·库墨： 接下来有请阿根廷代表发言，然后是马库斯。

阿根廷代表： 谢谢主席。为了进一步澄清，并且考虑到阅读此文本的有些人员并不深入了解 GAC 和 ICANN 的工作方式，因此可以强化第二点，即表明信函的内容已得到全体 GAC 成员的同意或采用类似措辞，从而本文可以更加明确…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已建议对此文本进行修改，但确实可以进行强化，使其反映出信函的内容是 GAC 全体成员的成果。

马库斯·库墨： 谢谢阿根廷代表。马库斯，有请。

马库斯·库墨： 好的。谢谢。我还发现第二段中的措辞非常不严密。该段包括 GAC 以书面形式提交给董事会的所有内容，并且包括回应和研究请求。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董事会的回应中并没有表明是接受还是拒绝此建议，该建议本质上是 ICANN 组织请求给出回答，但显而易见的是，董事会让 CEO 回答这些问题。我主要提出的意见是，我们是董事会和 GAC 之间的联合工作组，无论我们采纳何种建议，都必须将其提交给整个董事会。董事会中可能会有其他观点，如果能够更清晰地表述，这就有助于我们接受清晰标记的建议。GAC 提出同样清晰标记的政策建议时，我们也就可以从董事会的角度将其采纳为政策建议。公报

中始终会有一些模糊性的内容，我们之前就此问题讨论过。造成这种模糊性的原因是治理机构使用的措辞存在问题，或者可能使用的语言与社群其他成员并不相同。因此，只要能够更加清晰地标记建议，我认为就可以起到更多的帮助作用。

马库斯·库墨：南非代表，有请。

南非代表：非常感谢，尊敬的主席先生。我希望有人可以澄清我的疑惑。我看到了包含 GAC 建议组成部分的列表，但我希望进一步了解讨论相关情况的内容，即从“关注公共政策问题”开始的情况，这一点不难理解；以及 GAC 提出其他相关问题建议的情况。我不确定这些情况是否适合。这是否是关于 GAC 建议的连续性列表？或许有人对此问题有其他的解释，因为就目前来说，这一问题并不明晰。谢谢大家。

马库斯·库墨：谢谢南非代表。下面先有请托马斯发言，然后我会回复你的问题。谢谢。托马斯，请讲。

托马斯·施耐德：谢谢，虽然我大多数时候都同意我尊敬的朋友和同胞马库斯的观点，但对于他所提出的公报中存在模糊性内容的观点，我不

得不表示反对。这已成为历史。作为实施之前 ATRT 工作的联合工作组的成果，好几年前我们就已在公报中清晰标记提交给董事会的 GAC 建议并将其单独设为一部分。此部分现在也包含对相关章程的引用，让每个人都了解到我们是遵章办事。因此，公报中不再有模糊性的内容。我们已将此基本原理包括为建议的一部分。我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因此公报、建议和其他形式的信息交流不存在任何模糊性。准确来说，我认为这项工作成效显著。再次声明，我们需要以运营原则为基础审视这一问题，即这些内容被视为建议的原因何在。在期间休息之后，我们会召开关于运营原则的会议。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在此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因为如果我们就采取的形式达成一致，就可以发送和传达建议。重点是将相关内容清晰标记为建议，同时深入理解我们是根据章程中的定义提出建议，并且我们已根据全新的章程给出了建议的定义和类型。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我们都不应该在此方面花费太多时间。如果确实需要讨论此问题，我提议可以在审核运营原则时从事此工作，但我对是否有此需要并不确定。然而，我们应明确指出，应该清晰地标记建议，让董事会清楚区分建议和其他形式的信息交流。我认为这就是要点所在。我会督促诸位关注此要点。如果大家已清楚这一点，则可讨论下一要点。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托马斯。我要先回复一下南非代表的问题。然后我会总结一下关于此议题的讨论，并看看这是否可以解决所有人关切的

问题。那么，相关的内容是：GAC 建议主要关注公共政策问题，但有时 GAC 也会提出与其他行政问题密切相关的建议，如 ICANN 会议的召开频率等。这并不是说要影响公共政策，而是指 GAC 参与或提供此方面的建议。这意味着涵盖所有方面，即 GAC 所提供建议的所有类型或形式。这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南非代表？

南非代表：

谢谢主席。考虑到主席的意见，我之所以提出此问题，是因为我不太赞同文中的表达方式，即围绕 GAC 视为建议的内容存在一些问题。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我看到伊朗代表和印度尼西亚代表举手了。但是，首先请允许我提出意见，看看这是否可以解决大家关切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以粗体“清晰标记”建议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句话，即“任何书面提交的内容都应视为 GAC 建议”。我们对这句话应给予清晰标记。这是一处改动。

另一处改动涉及第二点，此处改动是为了解答伊朗代表关切的问题以及阿根廷代表所提出的观点。或许我们可以说某些信函得到了 GAC 成员的一致同意，并且由 GAC 主席代表 GAC 在其上签字。我的意思是，该建议必须先得到 GAC 成员的一致同意。这就是目前我所听到的改动。希望这可以解答诸位关切的问题。

有请伊朗代表发言，然后是印度尼西亚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玛娜尔。采用大写字母“A”的 GAC 建议具有特定含义和应用范围。我们应该非常谨慎，不能加入如此多可能产生不同解读的内容。一些非常优秀的 GAC 成员始终详细检查所有内容。

我们可以先结束关于运营原则的讨论，然后根据需要进行继续讨论此问题。我不认为目前情况已经紧急到必须立刻传达此意见以及其他意见。

让我们进入另一个议题的讨论。某些问题已经涉及到运营原则。我认为我们必须回到正轨。我们在实施现有的运营原则时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其编撰于 2005 年，而目前已经快来到 2018 年。我不是很赞同此列表，因为其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同的解读。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伊朗代表。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暂时接受对此列表的理解，在讨论运营原则问题之后，我们将再次对其进行审查。这也是一种处理该问题的方式，因为目前在网站上已经有了更新版本。这应该是更好的版本，或者说是经过更详细审查的版本。我们可以暂时达成一致意见，在我们就运营原则得到更多意见之后再进行讨论。

有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然后是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印度尼西亚代表：

我想提出其他一些意见，我们的主席托马斯提到，如果存在模糊性的内容，则授权的 GAC 主席始终可以请求给予澄清。关于这一点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其次，我还想提出，或许此类信函或公报也传达给所有 ICANN 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GAC 是唯一涵盖全球所有社群的机构，总社群数达到 172 个，其中不仅有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 [音频不清晰]，而最新加入的社群仅有不到 100,000 人。而在其他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中，诸位无法看到如此多不同的社群。或许只有很少的国家/地区。社群总数是 172 个。

马库斯·库墨：

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

有请克里斯发言。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玛娜尔。大家早上好。我只想澄清一个问题。

段落…抱歉。从下往上数的第三段内容是：“还有一些情况是，GAC 会提出关于 ICANN 流程效率相关问题的建议”。玛娜尔，你提到会议场所或类似情况的示例。

我稍感困惑。你要表达的是，此类建议实际上应与公共政策建议同等对待，并因此服从于相关的章程条款，即如果我们不同意你提出的建议，我们必须经历协调流程。这意味着如果在此工作组的工作尾声涉及到董事会，则我们需要确切地澄清这一点。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澄清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克里斯。我不认为这是其本意。如果这一表述不够清晰，我们可以试着阐明。

首先有请伊朗代表发言，然后我们可以考虑如何处理该问题。伊朗代表请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玛娜尔。我完全赞同前一位发言者的意见。如果我们写信给董事会，表明需要将会议持续时间从 Y 改为 Z，那么根据章程中的定义，这是否并非采用大写字母“A”的 GAC 建议？一些请求、邀请并不是 GAC 建议。

我认为这一列表非常广泛，并且有一些隐含的意义。我们必须尽可能缩减此列表的规模。对其进行限制，或许我们不需要逐条列明，而是采用一个段落阐明 GAC 建议。我对此列表不太赞同。诸位可进行修改，然后提出来进行讨论。最后一点是，我们需要针对一些情况撰写信函。我不认为这就是 GAC 建议。这是 GAC 观点，而非建议。

马库斯·库墨：

谢谢伊朗代表。

这就是我希望在闭会期间通过电子邮件清单进行讨论的方式。
但无论如何，得到回应总是好事。

那么，我们需要决定这是触发章程的 GAC 建议，还是包括 GAC 建议的 GAC 沟通方式。或许我们需要进行明确的区分。如果这只是触发章程的 GAC 建议，则需要从中删除一些内容。

我要将话筒交给…好的，有请托马斯发言。

施耐德主席：

谢谢。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然后我们或许需要进行总结。

我想说的是，完全由 GAC 根据具体情况定义公共政策。具体原因是，如果 ICANN 决定不再同一建筑内组织 GAC 会议，而是安排在该国家的另一个城市，这就可能有着公共政策的含义，因为其阻止我们从事工作。

如果 ICANN 组织决定他们将安排有机咖啡而非无机咖啡，这可能就不是公共政策问题，而纯粹是后勤问题…好吧，丹麦代表可能不同意。

[笑声]

当然，某些所谓的后勤或其他问题可能存在公共政策方面，而其他此类问题则没有。对于 ICANN 流程效率本身，如果我们

关注系统的正常运转并将其视为公共政策问题，那么剩下的工作就可或多或少地自然跟进。公共政策的定义存在限制。

但是再次声明，重点在于无论如何表述，都是表明我们是否认为这是 GAC 建议。我们可能已经讨论了公共政策的定义。我的提议是如果此定义并不是非常清晰，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视。

我们不应在此讨论公共政策的定义，因此不再详谈。ICANN 章程也未对此给出定义。我们同样不予讨论。但这是值得讨论的内容。

为支持玛娜尔的观点，如果您主持某次会议，并在会议开始之前收到了一些反馈，就可以知道在开始主持会议时应讨论的观点。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玛娜尔和马库斯为此做出的贡献。谢谢两位。

马库斯·库墨：

谢谢托马斯。我们的会议已经超时，显然我们需要再次复议。我将对此内容稍微进行修改并再次传播，希望能够在线收到诸位的反馈。在此期间，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请大家看下一张幻灯片。

马库斯·库墨：

请允许我补充一下，我会将此意见提交给整个董事会，诸位也会收到董事会对此问题的回应。谢谢。

马库斯·库墨：

谢谢，马库斯。

简单来说，这些都是确保澄清 GAC 建议的举措。我会再次暂停一下，看看大家有何意见或回应。

是否可以认为大家均对此表示同意，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下一张幻灯片？托马斯？

施耐德主席：

谢谢。基于我们刚刚讨论的结果…请留在当前的幻灯片，不要上下切换。

对于最后几点，我认为建议的定义应遵循相同的规则。如果我们认为与 ICANN 流程效率相关的问题涉及公共政策，则适用相同的举措。对于采用高级原则形式的建议，我们也应提供“高级原则”的基本原理，而不仅是更详细原则的基本原理。我不确定这种区分是否有实际意义。

马库斯·库墨：

我认为这种区分的含义是并非所有标准都适用，也就是说，不同于高级原则，有时这并不是需要直接实施的建议。因此，你无法真正指明可实施的建议和确认相关的行为者。

这句话的含义是，并非所有标准均适用。理解了吗？

施耐德主席： 你是对的。我在此文中并未看到“所有”。因此，我想我们可以跳过…

马库斯·库墨： 有请伊朗代表。

伊朗代表： 谢谢玛娜尔。我很难理解“相关问题的建议”和“采用各种形式的建议”这两条，因为你提到“上述标准可能并不完全适用”。

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带大写字母“A”的“建议”。因此，这两条需要进一步详细讨论。

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问题，因为所有表述都很完善，即“简洁、精确、符合相关章程，同时指明基本原理”、“强调预期的公共政策”。对于最后两点，我很难理解“建议”这一术语的采用。

马库斯·库墨： 谢谢伊朗代表。

瑞士代表请发言。

瑞士代表： 谢谢。很抱歉加入讨论有点晚了。章程中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实施。该条款是什么意思？这些严格的义务是否必须确保得到完全实施？由谁来进行检查？这是否意味着，董事会可以将此称为涉及 GAC 建议的关键义务,并在稍后告知我们：我们认为该建议不符合 ICANN 章程，应该如何进行审查，或者认为此建议不准确。

马库斯·库墨： 我认为这句话的本意时，在起草提交给董事会的 GAC 建议时，GAC 全体成员均应考量所有此类标准。

瑞士代表： 好的。那么或许第一句就应表述为 GAC 建议应具有两个要点，以及诸如此类的表述即可。这是简短的表述。其由 GAC 决定。我们没有包括所有稍后可能引发问题的义务。

马库斯·库墨： 记下来了。我会将此意见发布在 GAC 网站上，并对这些幻灯片的措辞进行仔细推敲。那么，我想知道是否要将此意见发布到网上？

有请伊朗代表发言，请简单表述，以便我们…谢谢。

伊朗代表： 我简单说几句。

马库斯·库墨： 谢谢。

伊朗代表： 我简单说几句。我同意瑞士代表的观点。简单来说，“GAC 建议应满足如下条件”。这就够了。这种表述也非常清晰明了。我们都能理解。不要提出不清晰、语义模糊、不符合章程的建议，就是如此。很好。

马库斯·库墨： 好的。记下来了。

伊朗代表： 谢谢。

马库斯·库墨： 有请托马斯发言。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觉得这是一次出色的讨论。问题在于，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对于过去两年提出的许多建议，我们都没有清晰指明相关的行为者、实施者以及预期的公共政策成果。因此，我认为这应当成为我们尝试遵循的指南。不过，我也怀疑“应该”这一措辞是否过于强势，因为有时这与建议的实质毫无关联，但我们无法总是涵盖所有的元素。

因此，我将此作为初步的指导目标。同样还要指明由谁来决定跟进建议，以及由谁来决定建议是否准确或清晰。

这是我们尝试尽力前进的方向，我们应清晰标记建议，但并未设置必须达成的门槛，如果低于此门槛，就不是建议。

这不不是非黑即白。这是我们尝试努力前进的方向，前进的距离不一定可以衡量，因此我会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进行明确表达。谢谢。

马库斯·库墨：

有请伊朗代表非常简洁地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主席。我基本上同意主席的意见，但建议必须符合章程。对于这一点别无选择。建议必须有基本原理。同样别无选择。我不认为应采用“或许”、“应该”、“可以”这样的措辞。而是要用“必须”。但不要直接写“必须”。而是采用“应该”。我认为这一点别无选择。

不要忘记回避性问题，如果你提出不符合章程的建议，我们尊敬的 GNSO 成员会立即进行详细检查。因此要用“必须”。谢谢。

马库斯·库墨：

显然，某些建议是“必须”实施的，但有些建议则不是。

我们无疑需要通过电子邮件最终定稿，因此现在可以进入下一张幻灯片，我希望其中的议题可以更轻松达成一致。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马库斯前面提到，鉴于我们在赫尔辛基、海得拉巴和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与董事会召开的三次电话会议，同时根据我们目前所收到的反馈意见，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公报发布后 GAC 与董事会之间的意见交换采纳为标准运营程序，并且我们已开始实施此举措。

我的意思是，在每次 ICANN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可通过电话会议与董事会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点无可争议。

好的。太好了。

请切换到最后一张幻灯片。

我们可以…就是这张。谢谢。

这些是将要执行的活动。前三个要点目前已经最终定案。我们已就第三点达成一致意见。第一点和第二点将进行细微调整，并通过电子邮件分享。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开始讨论如下一组活动，这些活动涉及如何记录和跟踪提交给董事会的 GAC 建议；还可审查现有的 GAC 记录并完整补充缺失的信息。

由于全新的 GAC 网站正在搭建，我认为这也是一项持续的活动。就我了解的信息，我们还在搭建其他网站，包括面向董事

会的门户，并且我们正尝试将这些网站链接在一起。我认为这是需要在下一次会议中继续讨论的议题。

我们是否赞成在闭会期间的网络研讨会上或稍后召开的阿布扎比年度大会中，针对 ICANN 员工执行的这三项活动展开讨论，并收到相关的演示？

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大家。此次会议的开始和结束均有所延误，对此深感抱歉。马库斯，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马库斯·库墨：

好的。非常感谢玛娜尔为此会议付出的辛苦劳动，就像我开始提到的，这是一个反复讨论的过程。我们也会将一些意见带回董事会，并协助阐明 GAC 建议的具体含义。然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会尝试组织下一次电话会议，可能在 8 月上半月的某个时候，但具体时间由 ICANN 组织指定。谢谢。

马库斯·库墨：

好的。很好。我会把话筒交给托马斯。

伊朗代表想发言？好的。

伊朗代表：

我们想恭敬地请求董事会，不要到工作尾声再参与进来。我们也应在此期间保持互动。如果诸位有一些初步的意见，请随时发送给我们。这会很有帮助。我们不希望准备好所有内容，最

后得到的回复是“这一建议不够好，我们拒绝实施。”如果诸位有任何意见，请来参加会议并表达观点。谢谢。

马库斯·库墨： 我们完全赞成此观点。

马库斯·库墨： 谢谢伊朗代表，我会将话筒交给托马斯，由他告诉我们…

施耐德主席： 好的，我想现在是茶歇时间了。谢谢大家。

[休息]